

直冒冷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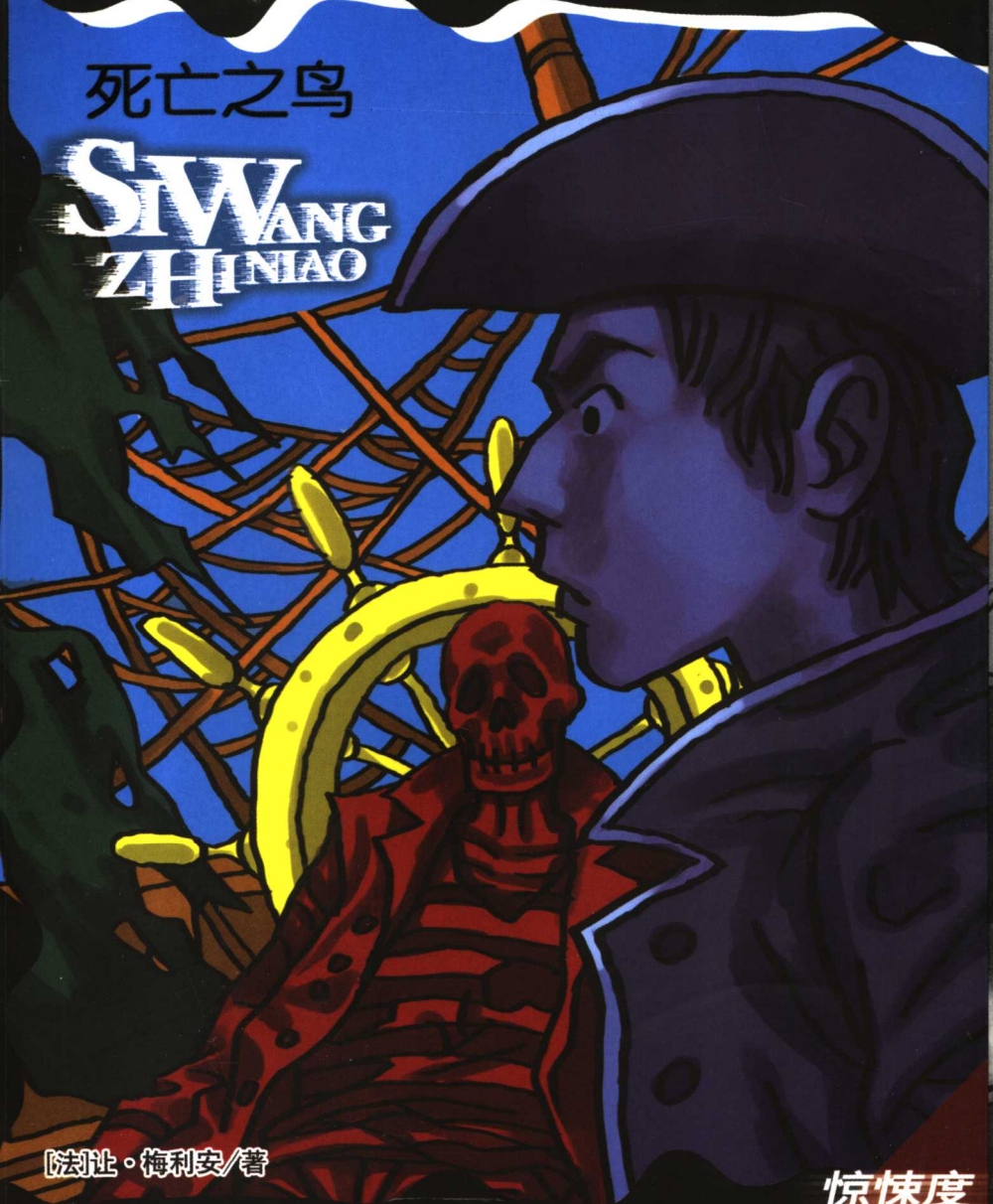
世界悬疑小说
少年系列

SHIJIE SHAONIAN XUANYI XIAOSHUO XILIE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死亡之鸟

SIWANG ZHINIAO



法国·梅利安/著

主题词：惊险 灵异 推理 揭秘

惊悚度

★★★★★

SHIJIE SHAONIAN XUANYI XIAOSHUO XILIE

直冒冷汗

世界少年悬疑小说系列

(法)让·梅利安/著
谢洁莹/译

死亡之鸟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字:11—2005—46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死亡之鸟/(法)让·梅利安著;谢洁莹译. —杭州: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7.1

(直冒冷汗:世界少年悬疑小说系列)

ISBN 978-7-5342-4227-4

I. 死… II. ①让… ②谢… III. 儿童文学-长篇
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38663号

原书名:L'OISEAU DE MORT DU CAP HORN

原作者名:JEAN MERRIEN

原出版者名:RAGEOT

此书经北京版权代理有限公司代理。

责任编辑:朱建政

美术编辑:吴珩

装帧设计:阿恒

插图:金翅鸟卡通工作室

责任印制:林百乐

直冒冷汗·世界少年悬疑小说系列

死亡之鸟

(法)让·梅利安/著

谢洁莹/译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市天目山路40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75 字数 119000 印数 1—12000

2007年1月第1版 2007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42-4227-4 定价:1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SIWANG ZHINIAO

目 录

- 1 “安娜公爵夫人”号 1
- 2 白色幽灵鸟 13
- 3 鬼船惊魂 26
- 4 疯子杰夏华 36
- 5 狂风骇浪 48
- 6 海葬 60
- 7 完全不可思议 68
- 8 危险的航程 78
- 9 绝对分歧 87
- 10 疑点重重 101



SIWANG ZHINIAO



- 11 神秘的凶手 116
- 12 复仇誓言 130
- 13 蛛丝马迹 143
- 14 见习水手的推理 158
- 15 船长离奇死亡 170
- 16 先发制人 183
- 17 厄运连连 195
- 18 引蛇出洞 207
- 19 船长的日记本 220
- 尾声 241



“安娜公爵夫人”号

这天风和日丽，宽广宁静的海面上波涛起伏，掀起阵阵锯齿状的浪花。“安娜公爵夫人”号——法国南特卢瓦尔船舶公司的一艘三桅帆船——扬起了船上二十二条风帆，乘风破浪、神气活现地朝着一个有着斜山顶的小岛驶去，在明媚的阳光下，洁白的风帆显得分外地光彩夺目。

你觉得这幅画面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哦不！不管怎么说，这事儿都让人觉得有些滑稽可笑。

其实这艘勇敢的“安娜公爵夫人”号帆船从近处看，一点儿都不起眼。一直以来，它就不是那么让人满意，它有一边船舷不够结实。虽然它能迎着风轻松地以左舷风行驶换到以右舷风行驶，但是反向换舷行驶它却无法办到，即使是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也不行。

当水手们看到这艘帆船的时候都连连摇头。船





长古里尤,这个来自科里西科的年轻人,也是在犹豫了很久之后才答应驾驶着这艘帆船前往瓦尔帕莱索去运载硝酸盐的,毕竟这是他第一次当船长(有谁能抗拒当船长的诱惑呢),而且这也是这艘帆船执行它最后一次航行任务。

考虑到船在前往瓦尔帕莱索的途中要逆风航行经过合恩角,人们不敢往船上装运太重的货物,所以只托运了一批——帽子!是的,一批漂亮的极具巴黎情调的羽毛帽,这种帽子在智利深受摩登女士的欢迎,当然也为她们的先生们准备了一批款式各异的男帽:有阔边毡帽,仿意式草帽的巴拿马帽,高顶男式礼帽,新式的狭边扁顶帽。可是这些帽子实在没什么分量,结果这会儿,这艘三桅帆船的航行速度快得让人惊讶。

另外,由于老是有水从船身的木头钉子里渗进来,人们在船上装了一架风车,是的,一架斯堪的那维亚式的风车。但这架风车显然装错了地方,看上去不伦不类的。所以一开始它就招来了水手们的一阵嘲笑,接着大伙儿又开始担心它是不是真的管用,又觉得这架愚蠢的风车让他们也成为了别人的笑柄。最后,他们才知道这架风车可以帮助他们推动船上的动力水泵,这可省了他们不少的气力。

但是比这个更让人觉得荒唐可笑的事情倒是:



在2月25日这天，“安娜公爵夫人”号将要前往的那个海岛竟然就是合恩角。

合恩角，这是一个让人心惊肉跳的海岬。它位于南半球的中心地带，海域辽阔，常年暴风横行（从大西洋驶入太平洋的船只都要逆风航行）。在2月份这个季节，狂风经常夹杂着雨雪四处肆虐。在合恩角，海面上到处漂流着浮冰，这些冰块汇入大西洋暖流，然后慢慢地溶化掉。然而就在这天，因为有大西洋暖流流经此处，合恩角——这个水手们的头号天敌——此刻倒显得异常的宁静，宁静得宛如乡村小道上的一截界石。

海峡上云雾氤氲，鸟儿盘旋。雪山在洁静的天空中勾勒出一道妩媚可爱的曲线，让人不禁想起了在格勒诺布尔看到的阿尔卑斯雪山。

自从“安娜公爵夫人”号帆船起航之后，天气一直好得让人难以置信，这艘帆船一往直前开着，甚至连船头都没有偏离过航道。

当“安娜公爵夫人”号驶过尤岛的时候，因为没有风，帆船在海上停航了一会儿。但马上就有一阵微风从东北方向迎面吹来，然后这阵风就一直伴着帆船前行。航行到合恩角的时候，这阵微风仍然不断从东北方向徐徐吹来。



这会儿连古里尤也忍不住说，他那些同样是当船长的同事们肯定不会相信有这样的好事，他们恐怕只有用神灵保佑来解释这一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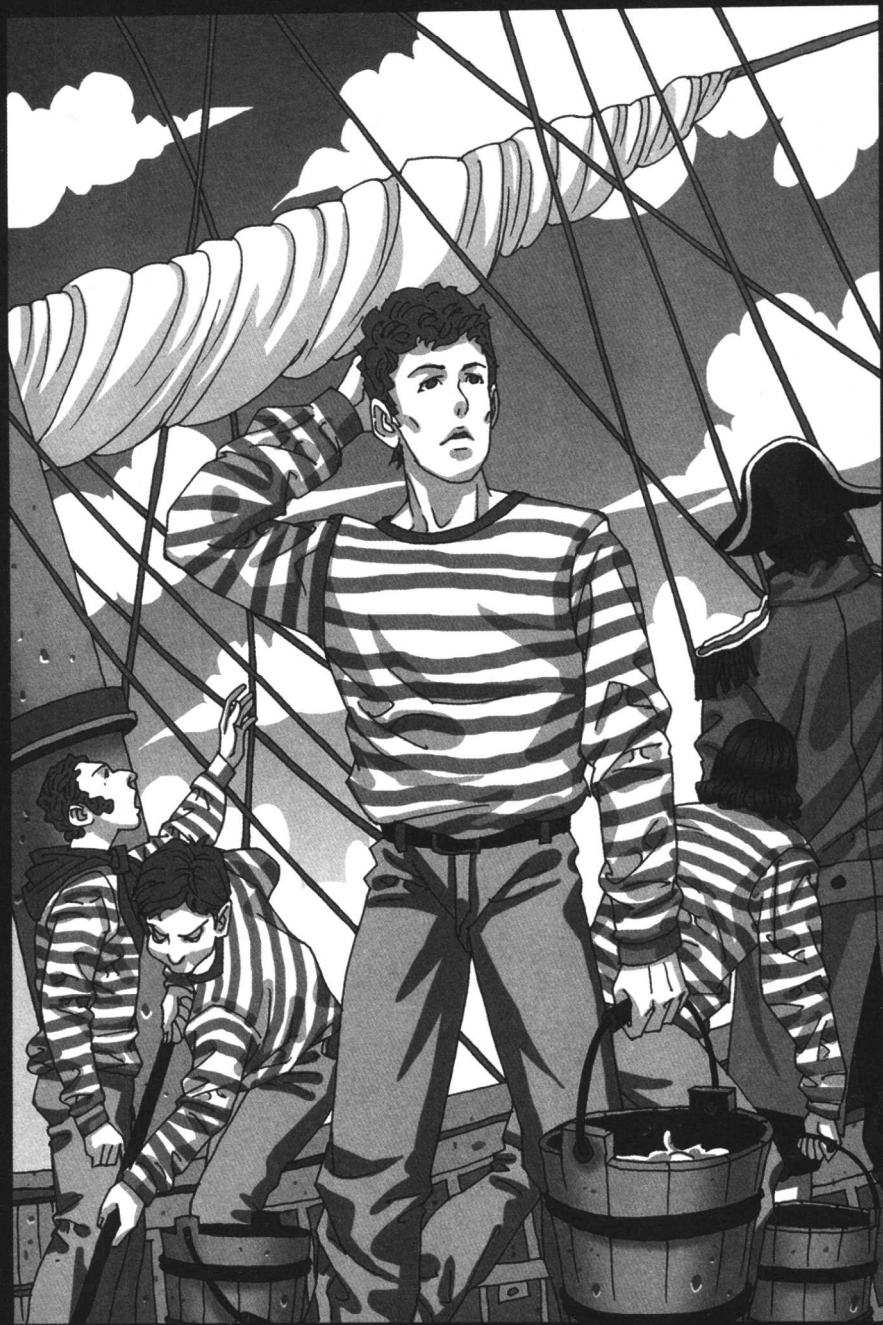
因为古里尤曾作为船上的大副，两次随船航行经过合恩角。所以他很清楚，就像很多人知道的那样，事情不可能总是这么顺利，可以说这样顺利的航行从未有过。

但是船上有一个可不知道这些：这个人就是左舷那组新来的见习水手于连·努里斯，小伙子朝气蓬勃，待人热情。这是他第一次出海航行，虽然说他的爸爸是船东，可他还是坚持到上当一名见习水手，而不愿去驾驶室当见习生。他那微微拳曲的头发略显蓬乱，眼眸里闪烁着调皮的光芒。

在船上，努里斯一直都保持着沉默，因为他知道他应该保持沉默。但是大伙儿很清楚他在想什么：他心里一定是在思忖着这些水手是不是在和他闹着玩，在岸上的时候他们是不是在吓唬他。难道这就是他们所说的比斯开湾？难道这就是他们所说的赤道无风带？难道，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合恩角？

怀着满腹的不解与疑惑，努里斯低声嘟囔着：“你们把合恩角说得和狼人一样可怕，可这会儿它却像绵羊般温柔。”

就跟过比斯开湾那会儿一样！当陆地视野里





逐渐消失后，甚至在更早些的时候，大伙儿就跟他说：“比斯开湾？1月份的比斯开湾是啥模样？你等着瞧吧，小伙子！等过了比斯开湾，你就会慢慢地习惯海上的生活的！我们只有经过了奥特加尔海峡和菲尼斯泰尔海岬之后，海面才有可能平静下来，但在那之前，你瞧着吧！”

结果努里斯都瞧见了些什么呢？

一阵微风从东北方向徐徐吹来，虽说这风里透着丝丝寒意，冻得手指僵硬，但帆船却正好乘风破浪前行，甚至都用不着撑起船头的三角帆和船舷上的角帆了。那会儿，大海显得恬静而富有活力，但是却没有给努里斯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说句良心话，这比斯开湾，还不如他老家拉罗谢尔那里的大海给他的留下的印象来得更为深刻，毕竟他在那里度过了他的整个童年，那时候他经常跟着渔夫出海打鱼，那是多么愉快的一段时光啊。

就这样，一路欣赏着西班牙和葡萄牙海岸的美景，帆船一直顺风而行。在到达加那利群岛——这个帆船航海家们的乐园——之后，倒是遇上了一股信风，但是除了炙人的热浪，海面依然风平浪静，大伙儿没有察觉到任何异常，风还是不断地从东北方向徐徐吹来。

虽然风向稍稍有些偏左，但“安娜公爵夫人”号



一直以来就擅长以左舷风航行，所以这会儿帆船朝着赤道方向顺风而下。

船长古里尤和水手们都喜出望外，因为按照目前的情形，不管是调换船帆还是调整船帆的朝向，或是在船上做些其他零零碎碎的杂活儿，都不会影响到值班船员的工作的。

船员们还要值夜班？是的，但是除了舵手、调换船帆的吊架手和值班组长之外，其余的水手每天晚上值的可都是睡觉的夜班！他们唯一需要当心的事情是：睡觉时可千万别被柏油粘在船板上，因为他们身子底下垫着的是防雨布，上面的柏油很容易被他们的体温焐得熔化掉。但在船长看来，最重要的事情倒是随时要检查船桅是否已用绳索缠裹好，因为船桅上总有一些木刺，这些木刺很容易让挂在船桅上的帆布磨损掉。至于努里斯，他倒很希望能趁此机会熟悉一下这艘帆船的操纵性能，但他的这个心愿看来只能等到返航的时候才能实现了。

“行啦！总有机会的，等到了赤道无风带那鬼地方，有的是时间让你熟悉的！”大伙儿这样告诉这个见习水手。

虽然努里斯想法不错，但他毕竟势单力薄，没人肯听他的。本来他还有一个伙伴也要到右舷那组当水手的，但是那个人没能赶上船。对船长和船员



们来说,这种新手,一个就足够了,这些缠人的小鬼总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在大部分有经验的人看来,出海航行,艏楼和船帆是越结实越好。但船长却认为一批优秀的船员比帆船本身更加重要。他总是说:“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跟你们想得不一樣,有人说过,有什么样的船员,就能打造出什么样的船来,我希望你们……”

大伙儿也曾对努里斯说过:“赤道无风带?你等着瞧吧,我们总得花上几天甚至几个星期的时间才能穿过那里。小鬼,你没见过的事儿还多着呢。在那个鬼地方,我们的帆船会因为没有风而停滞不前。有时候会连一丝风都没有,天气热得就像一个大蒸笼,船帆在烈日下耷拉着,就像蘑菇似的罩在我们的头顶上。但是一转眼,又会遇上暴风雨,黑压压的乌云夹杂着电闪雷鸣排山倒海似的翻涌而来。爱尔摩火(暴风雨夜间桅顶等处常见的电光)会在桅顶如金蛇般地狂舞。转眼间我们就会被瀑布似的大雨浇个湿透。有些时候还会刮龙卷风,这种风掠着海面呼啸而过,会像大象鼻子似的吸走海面上所有漂浮着的物体。有时候还会碰上飓风,持续时间不长却异常猛烈。所以我们必须赶快爬到桅杆上收起船帆,如果手脚不够利索的话,狂风会把船帆撕个粉碎,你别瞧这些船桅挺结实的,遇上飓风,它们还不



就像稻草秆子似的不堪一击。当飓风来的时候，船是没法开的，全靠风吹着往前走，所以很容易被风刮翻，一边的船舷吃水前进也是常常发生的事。等一场飓风过去之后，我们又会怀着恐惧而焦急的心情期待着下一场飓风的到来。不管怎么说，我们的船还得靠这些飓风才能驶出这鬼地方。我们时刻警惕着是否有轻微的飓风经过，这些小飓风，常常四处乱窜，没个定处。但是我们若想早一天离开这个热死人的大蒸笼，就不能错过任何一次刮飓风的机会。所以我们得像猴子似的不停地在船桅上蹿上爬下放哨瞭望。那些人们说起过的没能逃出这片海域的船只，就只能在这个地方慢慢腐烂掉了。

“你问为什么是慢慢地腐烂掉？哦，不，也可以说烂得很快吧。你瞧着吧，你会看到我们这些厚实的帆布那时会像薄纸片似的被风扯得粉碎，这些粗粗的缆绳会被冰雹打得像炮灰般的稀巴烂，那些腐烂的船木上会长满白色的霉菌。还有你的手也一样，会慢慢地烂掉，上面还会爬满了海螺和鱼子。”

“但是你们以前不是逃出过这个鬼地方嘛。”努里斯回答道，“所以，我也能离开这里的。”

小伙子胆子挺大，人也聪明，船上的活儿他很快就上手了。他总是抢在别人前面，攀着缆绳爬到桅顶上去瞭望放哨。大伙儿都挺喜欢他，总喜欢用



手去揉揉他那头乱蓬蓬的金发。

但是水手们所说的赤道无风带，努里斯连个影子也没瞧见。天气还是那么地好，阳光明媚，海面波光粼粼，风平浪静，黝蓝的海水仿若融化了的铅水般温和细腻。这一天显然是个好运的日子，这个地方到处都是海龟，大伙儿抓了不少，好好地改善了一下伙食，大家早就吃腻了船上的那些肥腌肉。不一会儿，又有几条海豚撞到了鱼叉上，这下又多了许多鲜美的鱼肉可吃了。

接下来的日子运气又如何呢？第二天下了一场倾盆大雨，大雨整整下了二十二个小时，大伙儿正好趁机往船上积攒了些淡水。大雨之后，天气有没有变得温和一点呢？当然啦，南半球的雨水还是挺凉快的。第三天，暴风雨刚过，大伙儿正准备起帆前行的时候，却从东南方向吹来一股清凉强劲的信风，把“安娜公爵夫人”号一直吹回到了里约热内卢的南边。

“用不着着急，我们的运气一直不错！”水手们都说道，“不是吗，好运一直伴随着我们。看着吧，风马上就会转向的。”

这风真的会转向吗？是的，风还真的转向了！很快就有一阵风从东北方向吹来，帆船借着风势沿着南美洲的沿海航线一路南下，随着帆船越往越南，



白昼也一天天变得长起来。

帆船原本打算在马德普拉塔港停靠休整一下的,但现在看来,没有这个必要了。古里尤船长决定继续前进,大副却不同意他这么做,因为他觉得,在马德普拉塔休整一下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古里尤没有听从他的意见,“到底谁是船长?”古里尤一句话就把大副说得哑口无言。在船长看来,不趁着这大好的天气赶路简直就是愚蠢至极。

麦哲伦大海湾——这个位于南美大陆南端的海峡——在这个季节,气候往往是非常恶劣的,船只难以通行。但这会儿天气却好得让人难以相信,“安娜公爵夫人”号趁着这和风熙日顺利地通过了麦哲伦海湾。就在这个时候,船员们就接下来的航行线路发生了分歧。

乐观派们,以经验丰富的水手长为首,占了船员的大多数。“你们看着吧,”乐观派们说道,“这种好天气还会一直持续下去的。我们会很顺利地由火地岛航行到圣地亚哥。现在天气这么好,船长当然不会从埃斯塔多斯岛绕道航行的,他肯定会走勒美尔海峡。在那里,我们的船刚好能遇上从东向西的洋流。我们的帆船航速现在为十三节,再加上洋流那六至八节的航速,我们的航速就可以达到二十节左右,到时候我们的船会像赛艇般开到合恩角,然



后迅速驶过密尔克大海峡，等到了艾望吉利斯特群岛，我们就可以趁着西风顺风顺水地驶到瓦尔帕莱索了！哈，如果听从那些家伙的意见走另一条航线的话，肯定会后悔莫及的！至少这一次，走这条航线应该是没有错的。”

就应该走哪条航线这个问题，船员们没完没了地争论了好几天。

谨慎派们，看着天气一天比一天地好，心中却是万分忐忑，他们不停地喃喃说道：“这天气太好了，好得都有些过头了，肯定会有什么祸事的，毕竟我们还没过合恩角呢！”

但是，谨慎派们最终还是同意了乐观派们的意见，走勒美尔海峡。因为现在南半球正是极昼时期，每天的日照时间差不多有二十多小时，如果走勒美尔海峡的话，就能在大清早的时候绕过合恩角。就这样，“安娜公爵夫人”号扬起了它全部的三十二条风帆，满载着一船的帽子神气活现地朝着合恩角进发了，多亏了这好天气还有船上这架风车，这满满一船的帽子这会儿还非常干燥。

但是杰夏华，谨慎派的代表人物，这会儿双眼看着帆船后桅上的天空，又一次不禁喃喃说道：“这天气好得过头了，不会有好下场的！这好天气，只不过是撒旦的礼物罢了！”